

探访鹤山霄南鲜卑古村落

岁月无声

刘红菱

鲜卑族，这个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放异彩的北方游牧民族，如今已成为历史课本中的一段文字，或是金庸小说中“慕容复”和“独孤求败”这样的传奇符号。然而，鲜卑族的故事并未随着隋朝的统一而彻底终结。在广东鹤山市龙口镇的霄南村，鲜卑后裔的故事仍在延续。一个午后，我带着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，与朋友们驱车前往霄南村，探寻这个鲜卑后裔聚居地的前世今生。

霄南村位于鹤山市龙口镇东部，距离市区不过十余里。这里不仅毗邻“珠三角最后的原生态水乡”古劳水乡，还隐藏着一个鲜卑后裔的古村落。走进村口，映入眼帘的是由大而厚的麻石铺就的道路，两旁的房屋多为青瓦灰墙，青色的瓦片上爬满了绿意盎然的植物，现代民居与古朴建筑交相辉映。村口的墙壁刚刚修葺一新，白色的墙面上绘满了壁画，讲述着鲜卑先祖的辉煌历史。

村中祠堂林立，大多依水而建，端庄古朴，高瓴飞檐，瓦脊和窗棂上的灰雕、浮雕虽经翻新，却依然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。

祠堂左右对称，石柱上雕刻的人像姿态各异，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一棵百年香樟树孤独地伫立在祠堂旁，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与历史的变迁。村中的池塘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，荷叶在微风中摇曳，荷花似亭亭玉立的少女隐在一片绿海中，如同一幅清浅的水墨画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霄南村的格局据说最初是按照南京城的缩影建造的，村外曾有护城河，内有城墙，重要位置还设有烽火台和炮楼。然而，随着村落的改造，这些历史遗迹大多已消失，如今仅剩南门的一小段城墙，默默诉说着昔日的辉煌。

霄南村的鲜卑后裔并不姓慕容或拓跋，而是以“源”姓为主。这是一个在《百家姓》中找不到的姓氏，却承载着鲜卑族的历史记忆。在村口的近湖源公祠门前，一副对联格外引人注目：“发源由北魏，晋爵纪西平。”这短短的十个字，既是对源氏始祖源贺一生的总结，也是霄南源氏为鲜卑后裔的重要佐证。

源氏始祖源贺，原名秃发破羌，是北魏时期南凉国的王子。南凉国灭亡后，他投奔北魏太武帝拓跋焘，因战功赫赫被封为西平侯。拓跋焘曾对他说过：“卿与朕源同，因事分姓，今可为源氏。”自此，秃发破羌改姓“源”，其族人也随之改姓“源”。

漫步村中，偶尔可见三三两两的游客，

他们或许与我一样，带着对鲜卑历史的好奇而来。村中的居民大多穿着普通的汉服，操着一口地道的鹤山白话，与我所熟知的广东人并无二致。一位中年女子站在家门口，门檐上的对联斑驳破旧，朱红色的门上贴着蔚迟恭的画像。她热情地与同乡打招呼，对我的打量毫不在意。她的淡定让我不禁怀疑：这里真的是鲜卑后裔的聚居地吗？

在我的想象中，鲜卑后裔或许应该“腰束革带，下着裤装，脚蹬革靴”，带着些许异域风情。然而，现实却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。对于如今的鲜卑后裔来说，策马草原、金戈铁马的生活早已成为遥远的传说。他们的日常，早已融入了岭南水乡的宁静与平淡。或许，只有在梦中，他们才会想起那辽远的大兴安岭、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。

听当地朋友介绍，几十年前，霄南村的村民甚至不知道自己鲜卑后裔的身份。直到近十多年来，源氏族人才通过族谱研究和历史考证，确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并开始北上内蒙古、青海、山西等地寻根问祖。他们如同走失的孩子，不断追问：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”在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后，霄南村逐渐建起了村史民俗文化馆、源贺公园，并邀请香港乡亲源乐明回乡，创立了鹤山源广和食品有限公司，生产“源广和甘和茶”。

在霄南村史民俗文化馆中，我们通过图

片和文字，追溯了源氏鲜卑的前世今生。从他们的起源、发展、强盛到衰落，从早期的生活习俗到南迁的过程，每一段历史都令人感慨万千。唐朝年间，源氏因“源休事件”淡出政治舞台，族人四散逃亡，隐居民间。南宋时期，源氏为躲避战乱，南下广东，最终定居于霄南村。这段跨越千年的迁徙史，既是鲜卑后裔的命运写照，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。

如今的霄南村，鲜卑后裔已完全融入了岭南的风俗习惯，语言、饮食等与当地汉人无异。只有在举办霄乡牛肉节、篝火晚会时，人们才会对他们的历史有更多的联想。而《源氏大宗族谱》则成为记录他们鲜卑血统的唯一凭证。

站在村中的池塘边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村落上，整个村子显得孤傲而安静。唯有村中那株异木棉，开着绚烂的红花，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增添了一抹勃勃生机。

探访霄南村，不仅是一次对鲜卑后裔历史的追寻，更是一场对文化传承的深刻思考。这个曾经显赫的民族，在历史的洪流中辗转迁徙，最终在岭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他们的故事，既是命运的无常，也是生命的坚韧。

霄南村的存在，提醒着我们：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中，在我们生活的细节里。

乡村六月

风把六月吹得金灿灿的
熟透的田野，收割机载着喜悦
不舍每粒饱满的爱
几只麻雀守望着麦子
压弯的村道。退去的黄昏
卸下最后一抹夕阳
有人在打谷场品尝麦香
有人在院子里痛饮月光

蝉声

蝉声覆盖了乡村的炎热
那抖落黄昏的树叶
此刻月亮正趴在上面
一动不动，生怕惊吓
院中乘凉的父亲
他手中的扇子，比月光轻
比夜色重

生活物语

茶中日月

管淑平

小时候的我，住在外婆家。每

清晨，总会看到外公在小院里泡上一杯茶，然后不紧不慢地喝着。他面带笑容，十分投入，一口一口，很有节奏，有时候还要细细回味一下，似乎生活中的辛酸苦辣和各种烦恼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了。待茶水的颜色由深变浅的时候，一天便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

我每次回想起小时候的场景，便觉得，时间并不是从我的手中滑过去的，而是在茶的光阴里游走的。日子，从一盏茶中慢慢地开始，然后又从一盏茶中慢慢地走向结束。一切都为极为缓慢，像是一部老旧的电影，慢慢地放映，慢慢地走向尾声，温馨而耐人寻味。

也许，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也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饮品。每

次学习累了，或者有点浮躁的时候，我通常会习惯性地停下来，然后初一杯茶，让时间流过茶水，也流过自己的心田。我一直深深觉得，人与茶是要讲究几分缘分与默契的。

茶之香是平易近人的。那香气，不是太浓，也不是很寡淡，而是以一种清幽的姿态，深深浅浅地飘散在空中，你不想注意到它都很难。当茶叶被沸水冲击的那一刹那，香气便被悄悄地释放了出来。从杯中飘出来的茶烟如同一片迷雾，从简约走向了梦幻，又从梦幻回归到了简约。

茶之味是可亲可敬的。那味道，带着人间的烟火气息，性凉、味苦，平而润泽，苦而回甘。这种感觉，仿佛和我们的人生经历一样，起起落落之后，终于回归到一种平衡的状态，淡而有味。

普通的茶，小口慢品，当然趣味无穷。我家乡有一种苦山茶，其性烈，实苦耳，因此，这种茶，大口畅饮才能显出喝茶的乐趣。入口，苦味便从舌尖一下子散开，到舌根，到心底，然后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它的存在。也许，之前还带着几分困倦，喝了茶，便如梦初醒，思绪便静了下来，心情也轻松多了。

平常心态，是喝茶的最好状态：放下顾虑，慢慢地进入其过程。把水烧开，放入茶叶，色、香、味交给时间去打磨，而你只需要以一颗轻松的心轻松地面对。



《繁花畔》永哥 摄

心灵霁光

葡萄颗颗含真情

陆月如

前段时间我与母亲驱车前往位于礼乐街道向东村的某葡萄园，那是母亲好友英姐的果园。20多分钟后，车子在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前停下，戴着草帽、卷着裤脚的英姐把我和母亲迎进园内，随后捧来一串碧绿的阳光玫瑰葡萄让我们品尝，那甜糯多汁的葡萄一如30年前的美味，更加英姐30年不变的真诚，让人甜得人心，甜得感动。

30年前，离异的母亲带着年幼的我，艰难地生活。好不容易在一家小型纸品厂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不懂技术的母亲在年轻工友英姐的帮助下掌握了工作技能和要领，工作很快上了轨道，两人也由此成为工作上的好搭档和生活中的好朋友。有一年夏日，英姐提着两大袋菜肉和一大箱东西走进我家，她一边张罗着让母亲切菜炒肉一边打开箱子，原来里面是一串串又紫又黑、通身裹着白色果粉的葡萄，颗颗饱满的果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英姐说那是她们家果园里第一批巨峰葡萄，摘些过来给我们尝鲜。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颗，浓浓的果香在口腔中四溢开来，丰润的汁水蕴含着厚实的甘甜与清凉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我一颗接着一颗吃个不停，一会儿就吃了一大串，英姐说只要我想吃，她就给我捎来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看着英姐真诚的笑脸，葡萄那份独特的香甜便刻进了我的心里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英姐成了我们家的常

客。她总说“来蹭饭”，却变着法子往家里带各种菜肉。而每次吃饭她总会给我夹很多的肉和菜，自己却吃得很少。她说我长身体要多吃营养的食物，她要少吃才能减肥穿上好看的婚纱。我和母亲那段艰涩的时光因为英姐的帮衬而多了很多欢乐和色彩。英姐结婚后开了一间日杂店，每年寒暑假我就去她那里帮忙看店和整理货物，英姐不但给我优厚的“工资”，还时常送一些日杂品给我带回家使用。高二那年一个深夜，我突发急性阑尾炎入院，母亲一时半刻凑不齐手术费用，只好打电话求助英姐，英姐连夜送来了3000元医药费，还给我带来了一大串刚成熟的葡萄，鼓励我放宽心，好好养身体，不用担心医药费用。手术后，英姐带着紫红的葡萄来看望我，当时母亲递给了英姐一张3000元借据，却被她二话不说撕掉了。她说，家人不言借。原来在她的心里，我娘俩早就成了她的家人。

痊愈后，英姐带我们去到位于礼乐镇（现为礼乐街道）的向东村的葡萄园。阳光下，那一排排低矮而整齐的葡萄架上是一丛丛浓密的绿叶，弯腰身钻进架子里，就会看到远远近近挂满一串串或大或小的葡萄，有些倒挂在架子上，有些从叶子缝里垂了下来，晶莹饱满，有红中带紫的，有紫中发黑的，像极了水晶玛瑙，饱满的果子上还铺满了白色的果粉，散发着阳光的香气，让人情

不自禁抬头亲吻，继而伸手摘下送进嘴里。我在园里转悠，看看这一串，又瞅瞅那一串，咽着口水流连于累累果实中。英姐给我摘下了一串红得发黑的葡萄，洗干净后递给我吃，清新香甜，有着浓浓的果香味。那天除了吃葡萄，我还跟着英姐学会了如何摘葡萄和打包入箱出售，体验了一次果农生活，临别时英姐给我装了两大箱子葡萄，让我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。

阔别30年，我再次来到葡萄园，发现果园早就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拓宽了许多，还栽种了多款不同品种的葡萄，园内也有不少亲子家庭或情侣在摘葡萄，好不欢快。而果园的另一角，一班或年轻或年长的乡亲们正在将一串串葡萄打包装箱，一派忙碌。英姐说，30多亩的葡萄园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商家订单，也吸引周边不少家庭或团队慕名而来采摘或观光，为此英姐招来周边一些年老的乡亲帮忙打理，小伙子专门负责接单送货，这样不但可以打理好葡萄园，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。看着笑得灿烂的英姐，我再次被她的真诚深深感动。

临走时，英姐又往车里塞了两箱葡萄。暮色中，她挥手的身影渐渐模糊，却清晰得如同30年前那个送葡萄的夏日。葡萄的甜香在车厢里弥漫，那是岁月沉淀的味道，是比血缘更深厚的亲情，是30载光阴里永不褪色的温暖。

节气故事

儿时夏至捉知了

陆明华

夏至到了，随处听到知了的叫声，到处是知了的乐园。

知了是俗称，正式名叫“蝉”。儿时，夏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大地上微风吹拂着，带来一丝丝清凉。乡下老屋周围的柳树就响起知了鸣叫，好像在说：“热煞啦，热煞啦！”炎热把村庄折磨得筋疲力尽。大人们嫌蝉的叫声烦躁，而我们小孩子，却千方百计地想要逮住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。

趁父母午休时，我便偷偷溜出来，叫上一两个小伙伴去捉知了。知了一般都待在树的高处，捉知了需要制作专门的工具。我们找来二三米长的竹竿，到附近的偏僻处找蜘蛛织的网。我们一般挑新织的蜘蛛网，那样黏性好，将铅丝小圆圈插入网内转动，网丝就缠绕其上。听到知了的叫声，便顺声去捉。

“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在捕捉知了时，我们常常是蹑手蹑脚地靠近，然后屏气凝神，两手稳稳地扶着竹竿，小心翼翼地用蜘蛛网准确地粘住蝉儿的翅膀。有时，我们也会直接爬上去捉，好几次，眼看知了近在咫尺，当我们伸手去捉之际，这家伙却“吱”地一声逃之夭夭了。

河边的柳树是知了最喜欢栖息的地方，古人常画高柳鸣蝉，是有道理的。我们几个孩子光着膀子，顶着骄阳，一路找寻知了。我们的目光循着知了声往树上仔细搜寻。

一旦发现知了，就举着竹竿，小心翼翼地将小圆圈朝它慢慢靠近，然后用劲扣过去，知了就会粘在小圆圈上，由于蜘蛛丝的黏性大，知了翅膀被牢牢地粘住，就无法逃脱了。每捉到一只，就放进事先准备的玻璃瓶里。看着树梢上的知了成为自己手中猎物，成就油然而生。

捉知了最怕突然起风，知了会被吓跑。有时也会遇上精明的知了，在我们靠近树根时，鸣叫声戛然而止，大家只能望“树”兴叹，才走几步远，知了又欢快地鸣叫了，折身往返，它又开始“装聋作哑”了，让我们哭笑不得。有时还遇上使坏的知了，当我们将竹竿往它躯体靠近时，它突然“吱”一声溜走了，还喷出几滴尿落在我嘴中。我“呸”地吐出苦涩味，并用抹布抹脸，顿时引来小伙伴一阵哈哈大笑。

汪曾祺在《夏天的昆虫》一文中间回忆了他小时候在乡下用蜘蛛网粘知了的事，他说：“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，对自然发生兴趣。”小伙伴们当捕捉到这个吱吱叫的家伙后，大家喜不自胜，你拿一会儿，他拿一会儿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要不轻轻地弹弹它的头，要不轻轻地摸摸它的腹部，总想弄个明白：它究竟是雌蝉还是雄蝉？

后来逮多了知了，大家逐渐也能分辨出，不会叫的“哑姑娘”其实是雌蝉，整天叫个不停的是雄蝉。知了的发音器在腹部基部，像蒙上一层鼓膜，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。雄蝉鸣肌每秒能伸缩约1万次，盖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，能起共鸣的作用，所以鸣声特别响亮，并且能轮流利用各种不同声调激昂高歌。

儿时，抓来的知了成了我们的玩物。伙伴们用线拴住知了的脚，任它在外边飞，就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有的小伙伴们还把知了解剖了，看看这么弱小的身材怎么会发出如此高的声音。有的偷偷地用火把知了烤熟了，品尝知了的味道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些行为，真是很幼稚。

后来，我远离家乡。尽管夏日里总能听到蝉鸣的声音，但是已没有了到外面去寻找知了的兴致，然而儿时捕捉知了的情景却仍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
时光荏苒，童年不再。听到蝉声，我便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儿时的事情来，并且心里就会怅惘好久，觉得那蝉声就是一支动听的思乡曲，一直唱到我的心里去。

8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

江门日报社